

穿越到古代 你听不懂古人的话

郑子宁

带上一把手枪,一箱子子弹,穿越回冷兵器时代建功立业,不知多少人有过这样的梦想,不少以此为题材的网络小说长盛不衰。

不过,适应真正的穿越需要极高的技术含量。即使忽略掉皇阿玛戴手表、汉朝的椅子、唐朝的西红柿等细节,穿越更大的问题其实是语言——你们互相听不懂对方的口音。

残酷的事实是:穿越到清朝当格格贝勒贵妃,勉强能够圆梦;穿越回元明,古人多半会觉得你口音怪异,但还能大致听懂;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较惨——运气好点会被当作东国来客,由鸿胪寺接待后送去学习汉语,运气差的,也许会被当作外国奸细处理。

一些人会想,那用文言文不就解决了?

这倒是个方案,不过很难操作——地道的文言文远非当下受过一般古文教育的中国人能写出,古人平常更不会用文言文说话。哪怕完美习得了文言的语法词汇,也只能和小部分人笔谈,还是与外国来客无异。

更有甚者以为粤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是现代最接近古汉语的方言。所以只要用粤语,那么和古人对话时就能畅通无阻了。

那么,古人的读音究竟是怎样的?讲粤语真的就可以和古人“无缝衔接”了?

和现代一样,古代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语音差别。唐朝时,广东还属于中原人眼中的“蛮荒”地区,韩愈被贬至潮州时绝望到写出了“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诗句。它和其他地区,特别是“高大上”的中原口音存在着显著差别。

当时真正地位崇高的语音,一向是中原读书人的口音,尤其是洛阳一带的口音。

东晋永嘉南渡后,士大夫诵读的口音被称为洛生咏,备受推崇。《颜氏家训》中谈及语音时称:“权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唐宋时期,洛阳读书人的发音仍然有极高的地位。北宋寇准和丁谓一次谈及语音,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说“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则说“不然,四方皆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到了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仍有“中原唯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的说法。

但是即使粤语不是唐朝官话,相对于北方官话,粤语仍真实地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中唐以后,北方陷入长期战乱,汉语由中古汉语转换为近古汉语,唐懿宗时胡曾作《戏妻族语不正》一诗,其内容就生动反映了当时的语音变化。此时,偏居一隅的岭南却很少受到北方发生的音变影响。

宋元明清四朝,北方语音变化愈厉,相对而言,岭南地区更加安定,语言的保守性愈加突出。经济上的发展,更令曾经的“蛮荒之地”挺起了腰杆,尤其是广州的发展水平逐渐超越了中原地区,岭南人的文化自信逐渐提高,并自视为古中原的继承者。

与粤语对中原语音的继承相比,北方汉语则被认为因为胡化而丢失了自己的传统。

想要无缝穿越回唐朝,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恐怕也没有什么用。不过我的这本小书倒是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些音韵学知识,告诉大家古往今来无以计数的语言中有过多少让人眼花缭乱、忍俊不禁的趣事,以及如果有朝一日你真的穿越了某个虫洞或者一梦醒来惊觉时空错乱,发现自己身处宋元明清,虽然你可能还是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毕竟这需要掌握大量的音韵学知识并接受长久的专门训练),但如果你以前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话,那么以后可谓是能死得明白了!

节选自《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有删节,标题为编者加



郑子宁出版公司

2019年
3月

中国华侨出版社

重回老厂

吴明火

这一天我重回老厂。

老厂在城市边缘,是个化工企业,有2000多人。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十来年,离开它有三十多年,算起来有六十年多,竟魂系梦牵地又来到老厂。

呵!变化不小,老旧的门楼已换成了不锈钢的护栏,低矮的厂房已变成了恢宏的工区,传达室的老头不见了,立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门卫。我被挡在厂门外,他说,干什么的。我说,我回厂看看,我是这里的老职工。门卫对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问,你知道厂长叫什么吗?我说,原来的厂长不在了,现在的不知道,但我知道厂里有个叫301的工段,我是原来的工段长,想去工段看看。这个工段在这个厂里是有点名气的,曾经是个事故频发工段,后来被我和同事们打理成了市里的安全生产先进集体,我作为先进集体的代表当年还被邀请参加了国庆观礼。

是老工段长来了,门卫放我进去了。我沿着曾是泥泞小路现今已是宽调整洁的水泥大道,径直走到那个工段。

这时看见有10来个人在前面向工段走去,有男有女,提包携袋的,其中有个中年女士看上去面熟,哦!是那个叫娥的小妮子嘛。只见她上身穿一件淡青色的便装,下面是一条咖啡色的过膝筒裙,脚上一双半高女式便鞋,头上挽个髻,简朴而不失优雅。她陪着那些人,走进了工段。

我想起来了这小妮子是我的徒弟,那时她还只有18岁,和从街道分配来的10多个男女小青年,进厂当学徒。她还是个抵父职的,被安排在我的工段,师父师父叫得很甜,手脚也勤快,有上进心,因她是抵职进来,我照顾她到化验室工作,这个工段因危险性较大,是单独设置的,单层的框架结构用房,划有生产、化验、休息的隔间。一次,小妮子在烧瓶上蒸馏成品液时,竟然发生瓶裂燃烧事故,她被烧伤了双手,大家把她及时送医,总算还好,但后来也留下了几块小疤痕。我是有点自责,没有把她管好。

这时我也走进了工段,他们一行人正对着刚安装好的新设备,新工艺,在指指点点的研讨。小妮子一回头,看到了我,先是一愣,接着是一惊,她认出我了,快步向我走来,拉着我的手说,师父您怎么来了,我说,我是腾云驾雾来的。她扑哧一笑说,师父你又开玩笑。我问你们在干嘛,她说在验收设备,我就走上前去看了看。

设备台上几只反应锅都是新的,管道纵横交错,旁边的仪表盘上闪烁着红红绿绿的光点。我说妮子,你们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当年五百立升的搅拌浆装进一千立升的反应锅,热水浴温错装成蒸汽浴温,结果造成搅拌滞后,加热失控,物料突然激烈反应,发生了爆炸,锅盖冲出屋顶,甩落在围墙外的农地上,不幸有人员伤亡,其中一个就是你爹于飞,这教训惨痛啊!当时我正在另一个工序,逃过一劫,也被飞来的一只阀门砸伤了小腿。

说到这儿,小妮子也黯然神伤起来,她说,师父现在我们会仔细的,工艺上也是计算机控制,自动化操作,有险情会及时报警。我说,还是要仔细再仔细,不能再出事故。这个厂前前后后也因工伤死去十多个人了,医生有庸医,工技也有庸技的,有的人是有血债的。小妮子拿出手机一拨弄唤来了她的办公室主任,哟!原来是“小棕绷”。

“小棕绷”也是我的徒弟,40多岁,穿了一身得体的工装,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连呼师父好,难得难得。这个“小棕绷”也是个苦孩子,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沿街吆喝“修棕绷”,进厂后,冷不丁也会吼一声“修棕绷”,人有点调皮,我问他为啥要喊“修棕绷”,他说喉咙痒,喊一声舒服些,这也是一种习惯成自然吧。

那时有的人不看好他,我说那就到我的工段来,那次小妮子出事故,第一个冲进去抢救的竟是他,当时就有人说这个“小棕绷”看不出,还蛮勇敢的,后来大家就都昵称他“小棕绷”了。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小棕绷”你干得不错呢,当了办公室主任。他乐呼呼地说,我是给妮子打工,噢,是给予厂长打工,我这才知小妮子已是这家大型企业的厂长了。小妮子盯了“小棕绷”一眼,说,你把师父请到厂长室去休息一下,中午我们一起吃顿饭聊聊。我连连说不麻烦了,你们各自忙,我这就回去,重回老厂看看,也安心了。

小妮子有点怅怅,但她善解人意,也知道我的脾气,就不强留了,嘱咐“小棕绷”派个车,把我送回家。她送到工段门口,拉着我的手说,师父再见,有空常来。我说,好的好的。“小棕绷”陪我走到办公楼门口,见一辆小轿车已停在那儿,他扶我上车,不知怎的,我竟一脚滑空,一惊,醒了,原来我是做了个梦,是梦回老厂。